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論語先進篇

胡氏所述閔子蘆花事猥云出自韓詩外傳今韓詩外傳十卷固在與漢藝文志卷帙不差當無逸者卷中並無此文蓋齊東野人之語爾宋末諸公其鄙倍乃至於此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言猥弱非先秦以上語一望而即可知單之爲義其正釋大也其借用盡也唐宋以前無有作單薄用者況抑似五言惡詩而又用沈約韻耶且使如彼所云則閔子之孝固不順乎其母矣今子曰人不間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不云父母昆弟不閒於人言故勉齋云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慶源云或溺於愛蔽於私則可以知閔子之父母昆弟其相信相愛者已先於外人而必無繼母忮害之事矣朱門弟子初不用此邪說而集註所引胡氏之言亦與黃輔符同則輯大全者所引之胡氏必卽雲峰而非文定父子可知已此說與公冶長鳥語事同一鄙穢俗儒無心無目而信之亦可哀矣至云處人倫之常者孝無可稱則以天明地察之至德要道而僅以爲窮愁失所者之畸行其害名教爲不小夫子之稱武周孟子之推曾子豈亦有不慈之父母以使得炫其名乎

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字自不可作生死字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說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所以然者言死生則兼乎氣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已如云氣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爲始而散爲終乎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但自形氣言之則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終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死生所指有定而終始所包者廣矣愚於此竊疑先儒說死生處都有病在以聖人之言而體驗之於身心形色之閒則有不然者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而必不可云生只是一次生生既非一次生則始亦非一日

始矣莊子藏山佛氏刹那之旨皆云新故密移則死亦非頓然而盡其言要為不誣而所差者詳於言死而略於言生以理言之天下止有生而無所謂死到不生處便喚作死耳死者生之終此一句自說得不易如云生者死之始則無是理矣又云死者人之終亦庶幾成理以人無定名因生而得名為人也如云生者人之始則雖差可成語而於意又成背戾蓋因生而有人則一日之生自生之一日其可云生者生之始乎然則嬰兒之初生而即死者其又為何者之始耶生既非死之始又不可為生之始則始終二字當自有義斷不可以初生之一日為始正死之一日

爲終也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刻刻皆生氣刻刻皆生理雖綿延不絕不可爲端而細求其生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說此爲生說此爲始則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須養以德言之更不待修矣異端說個地一聲正死認著者些初一點靈光如陶人做罋相似一出窰後便儘著只將者個用到底去彼但欲絕聖棄知空諸所有故將有生以後德撰體用都說是閒粉黛其云一條白練去正以此爲孃生面耳古之聖人畫卦序疇於有生以後顯出許多顯仁藏用之妙故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云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直是有一刻之生便須謹一刻之始到曾子易簀時也只是謹始更不可謂之慎終何嘗喫緊將兩頭作主而丟漾下中閒一大段正位作不生不死非始非終之過脈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與孟子順受其正之說相爲表裏莫非命也則天無時無地而不命於人故無時無地不當順受無時無地不以惠迪得吉從逆得凶若靠定初生一日則只有迎頭一命向後更無命矣而何以云莫非命也哉此理不達則世之爲推算之術者以生年月日懸斷吉凶猥鄙之說昌矣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謂之始而其成也則皆謂之終既生以後刻刻有所成則刻刻

有所終刻刻有所生於未有則刻刻有所始故曰曾子易簀亦始也而非終也反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則全而生之者必全而歸之而欲畢其生之事者必先善其成之之功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故夫子正告子路謂嘗於未死之前正生之日卽境現在反求諸己求之於旲天曰明及爾出王旲天曰旦及爾游衍之中以知生之命求之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之中以知生之性求之於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閒者以知生之氣只此是可致之知只此是知之爲知之而豈令啍枯木撼風聲向冈地一聲時討消息哉此是聖賢異端一大鐵

界限走漏一絲卽成天壞而廢仁義絕倫理之致皆其下游之必至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如有人問到家路程則教以遄邅行去少一步也到不得且舉足趁著走則息駕之日自不差耳且如子路死於孔悝他死上也分明不錯而其陷於不義者則在仕輒之日卽此是未知生而欲知死之一大病釋氏唯不然故說個生死事大只辦臘月三十日一套除夕筵席卻不知除夕之前衣食全不料理則早已凍餒而死到臘月三十日便鋪設煌煌也無用處乃徒欲據元旦以知除夕不亦傎乎愚以此求之益見聖言之正大精密與化工同其自然先儒諸說唯朱子生

理已謬妄於死而無姚一語爲有津涯其餘則非愚所知
而閒亂於釋老者多矣語錄有云能原始而知其聚以生
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既即釋氏假合成形之說且此氣
之聚散聽之壽命者何用知之而亦何難於知乃消得聖
人如許鄭重耶而朱子答之曰死便是都散了亦聊以破
釋氏死此生彼之妄其於聖人之言則全無交涉所謂不
揣其本而爭於末也診其受病之原只誤認一生字作生
誕之日生字解而其或鄙或倍乃至於此是以辨貴明而
思貴愼也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其語固陋乃諸儒於此撇下理說氣

而云死便散盡又云須繇造化生生則與聖人之言相背氣不載理只隨壽命聚散倘然而生溘然而死直不消得知生亦將於吾之生無所爲而不可矣生生雖繇造化而造化則不與聖人同憂故須知死生之說以爲功於造化此處了無指徵難以名言但取孟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閒兩句尋個入路則既不使造化無權而在人固有其嘗自盡者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是此意蓋孟子合理於氣故條理分明諸儒離氣於理則直以氣之聚散爲生死而理反退聽充其說則人物一造化之芻狗矣諸儒於此苦怕犯手故拿著個氣硬地作理會乃不知釋氏輪

迴之說原不如此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嘗以俟之知者夫子只許閔子之言爲中中者當於理也集註釋此亦當雙峰新安添上和悅雍容一義聖人既不如此說且論語一書皆經記者櫽括成文非閔子當日止用此二冷語論此一事且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別有所在而不繫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則不如無改之爲愈若用之得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酌事而爲言非故爲雍容和悅也若明知其不可而故爲緩詞則直是騎兩頭馬柔姦行徑耳以爲無與於己則何如弗言既已言之而又何避忌不痛不癢做欵段而匿所

賜此小人之尤也而閔子豈其然爲長府改錢法也詳稗疏

孔子既沒而道裂小儒抑爲支言稗說以亂之如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新序說苑諸書眞僞駁雜其害聖教不小學者不以聖言折之鮮不爲其所欺家語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甚猥陋夫子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今須看升堂入室是何地步子之論善人曰亦不入於室聖人豈有兩室而室豈有異入哉善人有善而無惡特於天德王道之精微處未盡其節文之妙止一往行去教好所以云未入於室看來子路亦是如此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一欲字有褒有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故人見可欲

而其但能爲人之所欲不能於人之所不知欲不能欲者充實內蘊而光輝遺發則儘流俗而皆欲之矣故夫子曰由也喭喭者粗俗也粗者不密俗者不雅未能精義入神以利用故曰粗不知文之以禮樂而好惡同於流俗故曰俗聖人雖不爲異人之行然其所以節太過文不及備陰陽之撰者固非流俗之所能與知粗俗者雖不爲合流俗同汚世之邪慝而稱意直行往往與衆人一種皮膚道理相就所以他於衆觀衆聞上赫赫奕奕有以動人而求之於天理之節文自然精密自然卓爾者深造以禮樂而後得入則一向似不信有此理故其言曰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則亦不踐迹之意也唯其如此是以雖復鼓瑟亦聊以供其判奐而不必合於先王之雅音則雖鄭衛之音且自謂無妨一奏其於夫子之門必以先王之正聲蕩滌人心志融洽人肌膚以導性情之和者殊爲背戾故曰奚爲於丘之門合子路生平與夫子之言類觀之則可見矣使如家語說苑之猥談則子路無故而常懷一殺心將與宋萬州綽高昂彭樂之流同其凶狡則亦名教之戎首斯人之梟獍而何得要夫子升堂之譽哉子路好勇自在聞義必爲聞過必改上見得勇於爲義耳初非有好戰樂殺之事雖孔悝之難親與戎行而春秋時文武之塗未分冉有樊

遲特衛親御戈戟非但一子路爲然家語抑有戴雄雞佩猳豕之說尤爲誣罔固非君子之所宜取信也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自與聖言相符

中庸說教上說則過不及之間何可立一中以爲則然或問已有揣摩事理之語則過不及自就知行上見不與中庸之題道相對此言二子學之所至其非子夏在前面一層子張在過背一層做齊矣中庸二字必不可與過不及相參立而言先儒於此似有所未悉說似一川字相似開手一筆是不及落尾一筆是過中一豎是中庸則豈不大悖中庸之爲德一全川字在內若論至到處落尾第三筆

結搆方成一直到人倫之至治民如堯事君如舜方是得中則豈有能過之者哉斯道之體與學者致道之功總不可捉煞一定盤星但就差忒處說有過不及兩種之病不可說是伸著不及縮著太過兩頭一般長四圍一般齊一筒樞紐如此理會所謬非小且如河圖中宮之十五雒書中宮之五卻是全圖全書之數與樂律家說天數五地數六合之十一遂將六作中聲不同天垂象聖人立教固無不然所以無過不及處只叫做至不叫做中近日天主教喪人畫一十字其邪正覽於此今以道體言之則程子固曰中是裏面底道只與外相對不至者外至者裏也非以

而過去更有一太過底地位在若以學言則不得已且將射作喻不及鵠者謂之不及從鵠上盡過去之謂過若正向鵠去則雖射穿鵠透過百步亦不可謂之過初不以地界爲分別只在箭筈離弦時前手高便飄過去前手低便就近落耳則或過或不及只緣一錯而豈鵠立於百步便以百步爲中九十步內爲不及百一十步外爲過之謂哉作聖之功必知足以及之仁足以守之斯能至而不忒今二子之爲學亦既俱以聖人爲鵠矣子夏只恁望著聖人做去而未免爲人欲所累帶著就近處落子張亦只恁望著聖人做去却自揣其力之不足試於人欲之域以得天

理乃便儲著私意往外面鋪張希圖蓋覆得十分合轍所以二子之所造不同然其不能用力於靜存動察精義入神則一也故曰過猶不及故夫子以小人儒戒子夏而記稱其有厚子薄親之罪曾子斥子張之難與爲仁而其言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譬之於射則子夏亦知乎水箭爲百中之技御力有不逮不覺臨發時前手便落早插入流俗裏去子張亦緣力之不加恐怕落近便一直擡起前手庶幾起處高落處合而不知心目無一成之鵠則必不能至而徒爲勞耳故子夏知有儒而不知儒之或不免於小人則一念之私利未忘即爲欲所泥而於理必不逮

子張謂喪盡於哀祭盡於敬可一直相取乃不知存之無本則有雖欲哀而不得哀雖欲敬而不得敬者所以於其志學之始與其究竟之失爲之要言曰過曰不及乃統其知之不能及仁之不能守爲之要言曰過猶不及總以洞見其用功之差而既不僅以天資言尤不得謂兩者之外別有中庸兩者之閒不前不後之爲中庸也假令節子張之過則亦不掙扎之子張俾子夏之不及亦一無歸宿之子夏且求爲二子而不能得況望其能至於聖人哉在他行跡處見得有此兩種其依於聖功而不能至之病若以聖功之至言之則子固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

日月至焉而已矣則顏子亦唯不及之爲憂而況子張聖人之道斷無透過那一邊還有地位之理所以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二子之失皆仰鑽之未竭其才耳而豈子張之已踰其高過顏子之所仰已抉其堅過顏子之所鑽乎子思贊中庸之德說贊化育參天地說無聲無臭那有一重道理得陵而過之尹氏抑過引不及之說自是見處未確夫子之於子張亦引之而已而何有抑哉如子張言喪思哀祭思敬自是粗疏不至語藉令教之亦引之於情文相稱之實俾得以盡其哀敬豈抑之使毋過哀毋過敬而姑徂已乎故知以過不及中庸爲三塗論者不墮於子莫

之中其無幾矣
夫子不幸而與匡人之難一轉甚是蛇足諸老先生只管向者上面窮理好沒去就不如桃應所問瞽瞍殺人為有是事者遠矣杞人憂天而更憂何以支撐耶顏淵之後大略是迂道相避故致參差彼此相信以不死原不待於目擊其云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既有道以出險己亦不恃勇以犯難想來匡人之暴亦不是莽莽殺人處之有道則自斂轡上蔡訓敢為果敢極是分明不果敢則不死矣胡氏告天子方伯請討之說尤迂疎無理傷人者刑殺人者死司寇治之耳夫子非有國之君匡人亦非能興兵負固

者何待天子方伯之討哉然要不須如此此論亦聊破胡氏之謬耳此胡氏未目言號謚以其言考之蓋致堂也文定春秋傳中不作此無稽之言致堂不善承其家學讀史管見中往往有如此者

程朱論曾皙處須是別看不可煞著猜卜如以為無所期慕只自灑落去則韋應物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足以當之矣如將景物入事逐一比配以童子冠者擬老友少以浴風詠歸擬安信懷以謂於物得理於事得情則曾皙不向誠然處直截理會乃在彷彿中求血脈其亦末矣但找著架子闌闌珊珊如算家之有粗率則到用處十九

不過朱子謂三子不如曾點之細又云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只此可思豈兵農禮樂反是末是枝葉吾蒞沂詠反爲根本哉又豈隨事致功之爲粗而一槩籠罩者去之爲細耶看此二段語錄須尋人處身心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讀語錄者須知清明在躬時有志氣如神事方解朱子實落見地

集註云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須先教心直得無欲此字卻推勘得精嚴較他處爲細蓋凡聲色貨利權勢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謂之欲乃以三子反證則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禮者豈聲色貨利之先繫其心哉只

緣他預立一願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爲之則其欲遂不得如此而爲之則長似懷挾著一腔子悒怏歆羨在卽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當如此或且不當如此或雖如此而不盡如此者則先爲願欲所凝而不能通以此知夫子則何以哉一問緣他不吾知也之歎原有悒怏歆羨在內一而且教他自揣其才而意實先知其無可與而思尊之也前云則何以哉後云爲國以禮言及於禮則豈欣欣戚戚思以天下利見吾才者之所得與哉懷挾著一件便只是一件又只在者一件上做抱柄天理旣該夫萬事萬物而又只一以貫之不是且令敎民有勇知方且令足民

凡令相禮攬載著千伶百俐與他焜燿故朱子發明根本枝葉之論而曰一曰忠曰大本凡若此者豈可先擬而偏據之乎故三子作願說作撰說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欲者己之所欲爲非必理之所必爲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只是道理如此人人可爲人人做不徹底亦且不曾抑定如何去安老者信朋友懷少者聖人只說末後規模而卽以末後之規模爲當前之志願一切下手煞著卽是枝葉亦卽不能盡己以忠亦卽是不能一以貫之故唯一禮撰滿周徧之外更無閑門所造之車如夫子向後相魯御萊兵墮郈費豈非聖人大道之公三代志中之事然使

云我願墮三都服彊齊則豈復有夫子哉惡三都之偪彊齊之侵陵而不因其勢在可墮理在可屈徒立一志以必欲加此此卽此是人欲未淨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節之士功名之流磨拳擦掌在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力十九不成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爲他將天理邊事以人欲行之耳曾點且未說到老安友信少懷處而一往不墮故曰人欲淨盡人欲淨盡則天理可以流行矣乃此抑未可作水到渠成會水到渠成者任乎物曾晳則任乎己看他言次自得之故曰與漆雕開俱見大意吾斯之未能信亦任乎己也

慶源云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此語大有病在以禮言之則苟天理不充實於中何所爲主以拒人欲之發以用言之則天理所不流行之處人事不容不接纔一相接則必以人欲接之如是而望人欲之淨盡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故大學誠意之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存養與省察先後互用則以天理未復但淨人欲則且有空虛寂滅之一境以爲其息肩之棲託矣凡諸聲色臭味皆理之所顯非理則何以知其或公或私或得或失故夫子曰爲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識得此禮則兵農禮樂無非天理流行處故曰子路若達却便是者氣象倘須淨盡

人欲而後天理流行則但帶兵農禮樂一切功利事便於天理窒礙叩其實際豈非空諸所有之邪說乎但慶源以此言曾皙則又未嘗不可曾皙自大段向淨人欲上做去以無所偏據者爲無所障礙廓然無物而後天地萬物之理以章只此淨欲以行理與聖人心體庶幾合轍而所以其行不掩者亦正在此故未可据爲學聖之功也

曾點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朱子於千載後從何見得只看莫春數語直恁斬截不於上面添一重變動亦可以知其實矣不然則謂之天理流行豈非誣哉天理人欲只爭公私誠僞如兵農禮樂亦可天理亦可人欲春

風沂水亦可天理亦可人欲纔涉機處即僞夫人何樂乎爲僞則亦爲己私計而已矣非予直恁說得輕爽快利風流脫灑總是一個機字看若有難處便躲閃所以將人削世作羿之彀中則亦與釋氏火宅之喻一也看他說大鵬也不逍遥斥鷃也不逍遥則兵農禮樂春風沂水了無着手處謂之不凝滯於物曾點所言雖撇下兵農禮樂時未至而助長一段唐突才猷爲不屑然其言春風沂水者亦無異於言兵農禮樂則在在有實境在在而不慊其志矣不慊其志者不慊於理也無所逃匿無所弄玩則在在有實理者在在無僞也此豈可與莊周同日語哉聖人誠明

同德曾點能明其誠而或未能誠其明老莊則有事於明
翻以有所明而喪其誠此三種區別自是黑白分明緣曾
點明上得力爲多故懼徒明者之且入於機而用其僞故
曰怕其流入於老莊此朱子踞泰山而仰觀日旁觀羣山
下視培塿眼力嗚呼微矣

顏淵篇

克字有力夫人而知之矣乃不知復字之亦有力也集註
言復反也反猶撥亂反正之反廣源謂猶歸也非是春秋
穀梁傳云歸者順詞也易詞也其言復歸則難詞矣於此
不齊聖功無據甚將以復禮爲順易之詞則必但有克己

之功而復禮無事一克己即歸於禮矣夫謂克己復禮工夫相爲互成而無待改轍則可即謂己不克則禮不復故復禮者必資克己亦猶之可也若云克己便能復禮克己之外無別復禮之功則悖道甚矣可云不克己則禮不可復亦可云不復禮則己不可克若漫不知復禮之功只猛著一股氣力求己克之則何者爲己何者爲非己直是不得分明如匡章出妻屏子子路結纓而死到妻子之恩生死之際也拚得斬截則又何私欲之難克而詎可許之復禮耶諺云咬得菜根斷百事可爲乃若陳仲子者至有母而不能事是一事亦不可爲而況於百乎則唯不知復禮

區區於己所欲者而求戰勝也佛氏也只𨕣此一路直到斷絕命根煩惱斷盡而本無禮以為之則則或己或非己之際嫌不別微不明無刑典無秩叙便把一切與己相干涉之天理都猜作妄若聖學之所謂克己復禮者眞妄分明法則不違自無此病也然則復禮之功何如精嚴何如廣大而可云己之既克便自然順易以歸於禮乎精而言之禮之未復即為己私實而求之己之既克未即為禮必將天所授我耳目心思之則復將轉來一些也不虧欠在斯有一現成具足之天理昭然不昧於吾心以統衆理而應萬事若其與此不合者便是非禮便可判斷作己而無

疑於克故曰非禮勿視云云使非然者則孰爲禮孰爲非
禮孰當視孰不當視而勿視直如以餅餌與千金授小兒
必棄千金而取餅餌矣聖人扼要下四箇非禮字徹不更
言己即此可知
過著有一時一事但克己則已復禮過著有一時一事但
復禮則無己可克過著有一時一事克己後更須復禮過
著有一時一事復禮後更須克己此與存養省察一例時
無先後功無粗細只要相扶相長到天理純全地位去乃
既致力於克己尚須復禮此是聖學據德依仁一扼要工
夫而天理現前之後尚恐恃己之持循有據便將後一段

蓋謂將去大綱近理卽休於此卻被己私闖入視聽言動之中而不知早已違仁則一直通梢防非禮而務克之此聖學極深研幾謹微以全天德事故下四勿之目尤嚴爲顏子告也

未克己不可驟言復禮恐糙做個堂堂乎難與爲仁模樣顏子已自久不墮此窠臼未復禮不可謾言克己卻做個煩惱斷盡卽是皆揑勾當聖門從無此教意故此兩項俱不可摻入此章話下克己必須復禮約我以禮之善誘也既復於禮仍須克去非禮則約我以禮之上更施一重時雨之化也此不容不辨

但於天下歸仁見效之速不可於一日克己復禮言速以一日克己復禮爲速則釋氏一念相應之旨矣經云一日克己復禮非云一日已克禮復克己復禮如何得有倒斷所以堯舜文王孔子終無自謂心花頓開大事了畢之一日因以言其動物之可必故爲之詞曰一日耳乃天下歸仁亦且不是間他一番贊歎便休特在本原上做工夫便終身也只依此做去別無他法故可歸功於一日若天下歸仁之盡境則亦必其克己復禮之功無有止息而施爲次第時措咸宜然後天理流行人心各得也天下歸仁不可以一日爲效之極克己復禮其可以一日爲德之成乎

所以朱子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一段以見天下歸仁非功成息肩之地而一日之非爲止境雙峰成功之說殊不省此終則有始天行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豈如勦一寇築一城之一事已竟即報成功也哉

天下歸仁不可謂不大天下歸仁之外亦別無進境乃說個天下歸仁則亦未括始終但言其規模耳天下歸仁須日日常恁地見德於天下豈一歸之而永終與乎如孔子相魯時天下歸其政之仁及致政刪修天下又歸其教之仁何曾把一件大功名蓋覆一生去天下歸仁非一日之小效克己復禮又何一日之成功耶

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前到此一日則有維新氣象物我同之旣已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則只是純純常常相與不息去故雖非止境而亦不可謂效之不速也

私意私欲先儒分作兩項說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則與朱子未能復禮都把做人欲斷定之言似相齟齬以實求之朱子說欲字極細極嚴程子說意字就發處立名而要之所謂私意者即人欲也意不能無端而起畢竟因乎己之所欲己所不欲意自不生且如非禮之視人亦何意視之自所樂取意斯生耳如人好窺察人之隱微以攻發

其陰私自私意也然必不施之於寵妾嬖子則非其所欲意之不生固矣又如立不能如齊而故爲跳蹓亦跳蹓易而如齊難欲遂惡勞之心爲之也則云未能復禮便是人欲摻飭將來無可逃非而非懸坐以不踐之名矣但此等在無意處欲乘虛而見端者程子所言則爲有意者論既有意而非其甚不肯然且非禮則似乎非欲之過乃天下之以私意悖禮者亦必非己所不欲特己立一意則可以襲取道義之影似以成其欲而蓋覆其私如莊子說許多汗漫道理顯與禮悖而擺脫陷溺之迹以自居於聲色貨利不到之境到底推他意思不過要瀟洒活泛到處討便

宜緣他人欲落在淡泊一邊便向那邊欲去而掠之以爲私故古今不耐煩劇淡都順者他走圖個安佚活動此情也此意也其可不謂一己之私欲乎則凡以非禮爲意者其必因於欲審矣然程子云非禮處便是私意朱子則云未能復禮都做人欲二先生下語自有分別非禮者必如前所云立一意以襲取道義之影似成欲而益其私而非但未能復禮者也未能復禮者則但其無意而使欲得乘虛以見端者也若業已有事於仁而未能復禮者意之所起或過或不及而不中於禮雖幾幾乎不免於人欲而其發念之本將於此心之不安理之不得者以求其安且得

則亦困知勉行者中間生熟未調離合相半之幾雖不當於禮而憤悱將通正爲可以復禮之基是一已之意見非即天下之公理而裁成有機反正有力不得以私意故貶其爲爲仁之害也若並此而欲克去之則必一念不起如枯木寒巖而後可矣此程子私意之說不善讀者其敝將有如此朱子謂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乃一念不起枯木寒巖者則已不屬人欲而終無當於天理特此段光景最難立腳纔一濫著又早墮去所以釋氏自家也把做石火電光相擬稍爲俄延依舊入人欲窠臼終不如吾儒步步有個禮在充實光輝壁立千仞如虎有威狐狸不

敢犯只憑依樣撑執到底精嚴則天理一味流行人欲不無侵染此邪正之分誠僞之界恆與無恆之所自別未可爲異趨妄作者道也二先生歸同說異須有分別無作一例看乃聖人之所以語顏子者則在既知約禮之後偶然無意使人欲瞥爾乘虛見端上說觀其以克己冠復禮之上而目在四勿者可知程子推聖意以闢妄朱子爲釋經之正義不可紊也

非禮而視聽非禮而言動未便是人欲故朱子曰自是而流則爲人欲夫子此說與放鄭聲遠佞人一意聖學極頂處只是愈精愈嚴不恃自家見得透立得定便無事去也

謂私欲曰己須是自己心意上發出不好底來瞥然視泛然聽率爾一言偶爾一動此豈先有不正之心以必爲此哉然因視聽而引吾耳目因言動而失吾樞機則己私遂因以成而爲禮之蠹矣故四者之非禮未可謂己私而己私之所繇成也然夫子竟以此爲克己復禮之目者中之有主則己私固不自根本上有原有委的生發將來然此耳目口體之或與非禮相取者亦終非其心之所不欲則以私欲離乎心君而因緣於形氣者雖無根而猶爲浮動夫苟爲形氣之所類附則亦不可不謂之己矣故朱子曰索性克去是復禮之後更加克治之密功也乃己私雖無

所容於內而禮已允實然猶浮動於外而以遏禮之光輝使不得發越則禮終有缺陷之處是又復禮之後再加克己而已無不克乃以禮無不復此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非禮而視則禮不流行於視非禮而聽言動則禮不流行於聽言動聖賢純全天德豈云內之以禮制心者其事係己外之因應交物者其事不係己乎天地萬物且備於我而況吾有耳目口體胡容孤守一心任其侵陵而自貽之咎也舜之戒禹於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後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唯口出好興戎亦是此意武王之銘曰無曰胡傷其禍將長無曰無害其禍將大亦是

此意終不如異端說個知有是事便休大事了畢只須保任將耳目口體天下國家作不相干涉之物而聽之以爲無如我何也嗚呼此四勿之訓所以爲天德爲乾道而極於至善也與

言出門則統乎來出門言使民則該乎使民之外此與無衆寡無小大一意出門原不可作動說動者必有所加於天下但一出門何所加於天下而可云動哉周子曰動靜無端則固不可以事境分矣凡靜之中必有動焉如以己所獨知爲動之類則雖燕居深處而皆動也凡動之中必有靜焉當其睹色則聽爲靜當其聞聲則視爲靜所動者

一而不睹不聞者衆也總於意之已起未起爲動靜之分
但言出門其或有意無意皆不可知而奚有定耶若以見
諸事者爲動則出門未有事也使民業有事也曲禮云無
不敬儼若思自分動靜而出門如見大賓則自非無不敬
之所攝正所謂儼若思者是已必不獲已自宜以出門屬
靜使民屬動不可於出門使民之外別立一靜也或者所
問程子所荅俱似未當雙峰云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
時尤加敬謹出門使民之外何者更爲平日聖人是揀極
易忽者言之以見心法之密見賓承祭方是常情加謹之
地出門之外有大廷廣衆順逆不一之境推致於難之處

狄使民之上有入事父兄出事公卿無限待敬待愛之人則此所舉者極平境之靜事之微而言也謹微愼獨該括廣大何平日之不在內乎

心常存是根本事不苟是事實繇心存故見事之不苟乃繇不苟於事則此不苟之心便爲心存到成德地位但此心存而常醒則事自不苟言自不易若求仁之功則且以事不苟爲當務聖人從爲之難說起卽從此入不容別問存心蓋凡天下不仁之事皆容易而仁則必難所以然者仁是心德其他皆耳目之欲耳目輕交於物不思而卽逝引之而逝去所以儘他曲折艱深到底容易若心官之德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已自不能疾獲又須挽著耳目之用可以得意總勞處都教把住則目口失視耳失聽只失言四肢失其利動而心亦疲於思只此極難所以儘古今大聰明大決斷大疾速的人到此都不得滋味若其爲此方見其難而誠爲之難也則豈非仁者終身用力之實際哉夫子曰用力於仁又曰先難意俱如是故知爲之難三字是本根莖幹一齊說出諸而朱子所云存心自不若聖言之深切也初入門人謹言以存心是泝末反本事成德之後心無不存而爲自難言自訒是自然氣象若仁者之實功則云爲之難足矣加以存心則又是捷徑法究觀小

註學者卽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及仁者心常醒等語分疏別白則知非於爲難之上別立存心之法也

晁氏所云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亦虛設此疑以證君子之不然耳慶源云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强排遣之也則絫認有人排遣得不憂不懼矣從古至今盡上知下愚卻無一人排遣得不憂不懼者儘儞有力者但能眉不皺口不歎肌不聚而已咄咄書空屐齒忘折其鬱陶惕栗更倍於人故說個不憂不懼便是極致豈不憂不懼之上更有何憂何懼之一境哉必欲求一非君子而能不憂懼者則唯朱子所謂塊然頑石者而後可以當之唐太宗

攻高麗一軍全陷薄至與壁死一軍士復繼之太宗亟稱其勇許敬宗曰此人只是不解思量塊然頑石而不知懼者大要不解思量耳其塊然頑石而不憂者直是一和哄漢得過且過故司馬牛亦疑而賤之自此以上則更無有人排遣得不憂不懼也此等處反求之日用身心則自知之非可以文言生疑信若要消愁除是酒來愁同酒醒還依舊此言雖鄙實議人情故凡看聖賢文字非實實體認於己取之則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求以遂事理而過微言難矣哉

集註兩釋信字俱加於我二字亦似贅出子曰民無信不

立不云民不信不立則非信於我之謂審矣集註又云失信一失字尤不妥言失信則是有所期約而故爽之看來子貢問政是大綱問非緣國勢危而號令期約以相救則又何期而又何失乎此信字是盡民之德而言與易言履信同民之所奉上教而自成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者至於信而止矣孟子所謂恆心者是也信之之字固若隱然指君而言然亦要君之所以教民者而與言之非專指君身與其所令也於此不審則將自古皆有死一句繇認作餓死說而民無信不立作守死不食言解則大失聖人之旨矣自古皆有死二句以文義事理求之非但承去食說

亦承去兵說無食之死與無兵之死等也而無兵之可以得死尤甚於無食朱子云有信則相守以死不知所謂相守者何人古者卽民爲兵有與相守者則是雖無食而有兵矣子貢曰於斯二者何先則業已無兵矣更何從得人而相守乎足食者民之食與國之食而兩足也足兵者訓練之而使戰不北守不潰也去兵者貧弱之國恐以訓練妨本業且無言兵而使盡力於耕作也去食者極乎貧弱之國耕戰兩不能給且教之以爲善去惡而勿怠督其農桑也世儒錯看一去字說作已有而故去之夫已有兵有食矣則又何害於信而必欲去之哉必不得已之云自以

施爲之次序而言而非謂其有內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勢食竭兵潰坐以待斃亦何政之足爲耶君子不居危亂之邦而何爲執其政哉倘云先已執政而一旦至此則平日之足之者漫無可恃而徒議銷兵棄粟於危亡之日其不足有爲甚矣子貢亦何屑爲此頹喪敗亡之君臣計耶必不得已而去句於斯二者何先句謂必不得已而有所去矣於其所不去者當以何爲先務也先者先足非先去也去者不先之謂耳唯或先兵或先食或先信則去者可以緩待後日倘云先去則僅去兵之後乃去食去食之後乃去信乎三者皆有可爲之勢則兵食與信同時其修不相

悖倩措積做之餘初識收拾則先教民而後識食先足食而後議兵其施爲之次第如此不然則如當蠶之流或先食或先兵政以耕戰立國而諧風俗之道漸爲緩圖固當世言政者之大做也而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見天之爲民立君非但相衆以生而必欲相成以有立失立民之道而民亦無以自立則不達於死生之正理以爲民極而但响响然如禽獸之相俌相衞求以趨利而避害則雖食足兵强其建國迪民者適以敗壞人道久矣此夫子徹底將天德王道合一之理與子貢言爲國之大經以定緩急之次序而非向傾危敗亂之國作君民同盡計也

熟繹本文當自得之

子貢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自無病病在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二語緣質之爲義不但是個意思須已實有其質以商尚質思之可見質與文都是忠敬做出來底質是一色文是異色質是實實中用底文是分外好看底所以君子忠敬之心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而君子之質則已大異於小人之質矣故朱子曰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此喻甚精切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既不但以毛別且亦不但以皮別徹底自是分明在豈一除去毛便可云虎豹猶犬羊哉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此說自通

抑云質不可離於文則舛甚矣離文自有質若去毛自有皮也與皮去則毛不得存其義自別知此則足以知子貢差處然則當周末尚文之先豈商之君子小人豈遂無別哉其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但說個猶固未嘗不可有輕重本末之差若云本猶末也末猶本也亦云不可益本末之俱有而不可無者一也而本自本末自末自差等分明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與質所以將此忠敬之實者以內外本末言之則同爲因物顯志繼起之事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則同爲忠敬所麗之物是以商之尚質以質之可以盡忠敬亦猶周之尚文以文之可

以昭忠敬也如此說來更有何彝特質如皮文如毛忠敬如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以本末言之則忠敬爲主質近內而文近外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則同此一虎豹毛原不害於皮但須有皮而後有毛同此一君子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既盡其質而後聽生其文別以質固可又別以文別以文非遂無別以質不得竟以質而無文者爲同於犬羊耳

雙峰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破碎文義於理無當崇者即以崇其德德者即其所崇豈有分乎不能徙義則直不可謂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有得於心者必其有

得於事理者也若執一端之義恭據用去不復問現前所值之境事理所宜則日用之間不得於心而妄爲者多矣是知日新而益盛者皆德也崇者對卑而言不以忠信爲主徒於事跡上見德將有如管仲之所爲者非不操之有本行之有合於心非無所得而抑見德於天下矣乃唯假仁襲義非能敦以不息之誠則所得者涼非而德以卑故唯主忠信者爲崇德也崇德原有兩義一爲所崇者德一爲能崇其德而所崇者德則其德以崇能崇其德則崇者皆德此二意兩句中俱有特主忠信則以心合道徙義則於道見心義內故內外合撰而後所崇無非德其德無不崇

也雙峰愈遷愈高之說但有言句而無實義崇德與修慝辨惑並列則崇固加功之詞若云愈遷愈高則功在遷而效在高是謂德崇而非崇德矣況云徙義亦初無愈遷愈高之理緣事物之宜不可執一故須徙以曲成始終一義今日姑處其卑而他日乃造其高乎如臨財毋苟得者義也而孟子受薛宋之金亦無非義也同歸於義辭非卑而受非高蘄云愈高則豈前日於齊之不受者為未高而今日之受乃高耶以此知雙峰所云但描畫字影而無當於理亦釋經之害馬也矣

只忠信是德主忠信是崇德徙義是德徙義是崇德不尙機

權而立其誠不守聞見而必揆夫宜則所崇皆德誠日敎
而義日富則能崇其德心極忠信而行無不宜則其德崇
矣看書只須如此自然理明義足徒務纖新鮮有不悖也
但云愛之惡之非必不當理之愛惡如其當理欲其生死
亦復何妨唯仁者能愛人則祝之曰萬壽無疆唯仁者能
惡人則刺之曰胡不遄死好賢如緇衣豈不欲其生乎惡
惡如巷伯豈不欲其死乎倘云彼之生死有定分用心於
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則天下之最難必者莫若在
天之晴雨雲漢之詩祈願迫切不尤惑耶且使得位乘權
而操生殺之柄其所生所殺必先有欲生欲死之之心即

無權位而愛子則欲其生惡盜賊則欲其死亦自性情之正詎生死有分已不可必而遂漫然置之耶天下事期得太破不遡刻薄必邀苟且亦庸愈於惑哉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先後雜投於一人之身斯與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同爲心無適主乘俄頃之意氣而陷於昏瞀耳

集註云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上何指小人亦知美之當成惡之不當成而欲拼陷人使入於罪者下何謂小人之不知孰爲美孰爲惡而反以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爲德者故用既又二字雙截小人之情而謂唯君子忠厚愛人而不忍人之陷於非亦

深知美之當爲惡之不當爲故樂見美成而惡聞惡就兩
句詮該括曲盡胡氏唯恐人之不厚唯恐人之不薄云云
殊未分曉
康子奪嫡事在已往且其事既成不但欲之使夫子以此
譏其爲盜之魁亦徒搶白一場而彼終無自新之路矣季
孫意如季孫斯則奸雄之流至康子則已苟且冒昧不堪
矣故哀悼以降三家益弱不能如陳氏世濟其厚施之姦
終以篡齊也觀夫子三對康子之問政固不以姦逆待之
直從其陷溺非辟之深而責之爾如胡氏所云則不但咎
既往而爲已甚且錯看康子作莽操師昭一流矣而豈其

然故讀書者以知人論世爲先務
察言而觀色是聖人見得天理爛漫充塞兩閒處唯此理日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間故其幾自不容閟而理以人爲麗幾以人之言與色爲徵只在此觀察得去則自然極乎人情而順乎天理矣只集註審於接物四字極妥小註似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九字作一句讀下便大差者抑云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亦未當理盡作一句讀下觀察人之言色以下人則伺顏色承意旨以求媚於世此又下於居之不疑者一等孟子所謂妾婦是也若憑此以驗吾之是非而人之言與色其喜怒從違亦不齊矣未必其喜且

從者之爲是而怒且違者之爲非也舍在己之權衡而一
聽於人又奚當哉曰察則詳加審辨之謂也曰觀則非常
瞻視之謂也卽天下之人因不可揜之幾沈潛而加警以
觀察焉則不特吾之是非可卽喜怒從違以知之而凡天
下之人情物理其爲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
無不皎然如黑白之在前則雖凶人匪類言必與惡相取
色必與戾相應而吉凶善惡誠不可揜之幾亦自此見矣
故吾之接之者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邦家之達不可必
哉知此則雙峰是一件事之說不待攻而自無足採矣
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吉甫而朱子取之乃程子及和靖

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看來樊遲未達記者只記此一句不言所未達者何在曾氏亦但猜度得云爾細味下文夫子子夏之言初未嘗有串明仁知合一之意且聖人並論仁知處每分開作對待若以爲疑於相悖則更有甚於此者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明與分開兩支若樂山樂水動靜樂壽則尤相對待而要不嫌於相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此自日月經天語何曾有相悖處不成疑其或相悖而可不於仁言愛人於知不言知人乎若說知妨愛愛妨知作此粗疎料量則天下事理聖賢言說無一不相牴牾且如食以養陰飲以養

陽亦可疑食之養陰且使陰盛干陽飲之養陽或令陽亢消陰乎食養陰而不廢飲則陰不毗飲養陽而不廢食則陽不孤愛人而抑知人則所愛不泛知人而抑愛人則雖知不刻此自灼然易見之理使遲曾此之未達則又何其愚也故云知妨愛愛妨知疑於相悖者曾氏之臆說也程尹瞭然於此故不作此較量尹氏之言特發程子之意而分貼經文尤爲清切其云不獨欲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爲其事者選衆而舉之事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備大則疑淺備則疑疏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

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為愛人而知為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日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日求知人而人終相蔵以相欺此猶飢而語之以食渴而語之以飲乃未謀其何所得食何所得飲何者當食何者當飲則非不欲食欲飲而乃以無所從得或不擇而陷於毒此遲所為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更甚罔然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

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賢之無嫌於不肖不肖之迥異於賢亦粲然矣特有枉者起焉飾惡爲善矯非爲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爲所惑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枉直爲之斷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於是不相掩於惡不相匿於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則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非於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忒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方也以此通乎仁之愛人近譬諸己以爲施濟先篤其親

以及於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乃方者事所從入之始功也始之爲方者約而繼之爲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涯之所爲再疑也今使規規然舍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以求之則是操術以深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權或以織用而不給於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徵其必然者旣可以證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則非一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始終包遐邇無不寓有於兩言之內則方者卽事而非僅其從入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爲之次第條理爲

要爲詳統無不賅故曰包含無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盡乎賢不肖之詞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於枉賢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乎賢者亦但極乎直故臯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備之德總以無所揜冒者爲盛故舉直者必若舉臯陶伊尹而後爲極致則始以爲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事則極直之致於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要不可謂於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舍近者也而後知知人之事洵無異量則可無疑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程子尹氏之意大都

如此特其爲言簡要疏遠旣不易曉了而其取義務實不似曾氏之尖新可喜則或以淺近忽之乃必欲求聖賢之大旨自當以此爲正

曾氏之說所以不當者以不擇而愛不可謂愛知而不能容不可謂知使愛不肖亦如愛賢愛疎亦如愛親則其於親賢亦薄矣使一味苛察絕無囘互則微以爲知其不知者多矣如此而後可疑知愛之相悖豈樊遲之拙亦至於是將聖人言語作此理會卽令樊遲粗疎不審而夫子愛人知人二言說得直恁分曉原不曾說博施其愛而無別察用其知以苛於愛曰愛人自然是知所愛曰知人自然

是欲知可愛者而愛之如日昱乎晝自然施明於月月昱乎夜自然映明於日又何足疑之有

即欲如曾氏之說亦但可如小註云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理會雙峰云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此說斡旋較可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大學說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孟子說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皆將舉錯作仁者之用故可云仁中有知知中有仁集註未免徇曾氏太過將舉直錯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滲漏舉直錯枉是作用能使枉者直是效驗豈知有作用而不見效仁待知以得效而本無功乎且曾氏云

二者相悖既謂知悖愛亦謂愛悖知也今此但釋知不悖愛而不及愛不悖知又豈知能統仁而仁不能統知乎且以此言知以成仁則雖不必並舉而亦當令其義可通於仁以成知之旨然後舉一而達二試令以此例爲仁以成知作一轉語其可云泛愛天下而賢不肖之品自淸乎仁以成知一邊既不能下一語但在知以成仁上說此兩句以釋相悖之疑則是知可成仁而仁不能成知也是帝王之治世學者之成德但當務知而不必求仁矣仁爲四德之首今乃爲知所統而不能爲功於知不亦傎乎故必不獲已亦當從朱子語錄及雙峰之說無徒拘集註以爲曾

氏墨守猶賢乎爾

小註或問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此等問頭極劣想來此公全未見道又不解思索只管胡問在朱子婆心猶爲解釋以愚皆此直付之不答可也仁知之體如何可以言語說得不但聖人不言門人亦未嘗問也問答之例答者必如其所問問仁知之用則以用答問爲仁知之功則以功答先難後獲務民之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功問以功答也此則以用問以用答也當其問也必有其辭使記者全舉之則辭行數墨人可無用疑矣緣記者無此問筆舌爲此曹分疏遂使疑樊

遲問何者為仁何者為知一般直得慚惶殺人聖人答問仁者直追顏淵從不一言及體五經四書亦但言仁則曰仁言知則曰知而已即此為體而更無可引喻而博說之者朱子於仁說個心之德愛之理錘鍊極精然亦必知有仁者而後能知其心之所得愛之所秩學者不省而益其迷誤者不少至於知則朱子亦不能以訓詁顯之下此則如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一出口便成疵病仁之為仁知之為知其為體也唯有者能見之見者能喻之苟非所有則非所見非所見則非所喻非所喻則雖引譬博說而祗益其昏瞀倘漫然未識而問焉不答可也蓋凡天下之為

體者可見可喻而不可以名言如言目則但言其司視言耳則但言其司聽皆用也假令有人問耳目之體爲何如則其必不能答而亦不足答辭矣北人有不識稻者南人有不識麥者如欲告之則亦曰麥似稻稻似麥以其有飽人之用一也若令以一言蔽其體之何若便通身是口也不得親切卽能親切於吾言亦必不能親切於彼心固矣今試令爲此問者言仁之體亦不過曰心之德愛之理而已此自祖朱子之言爾彼且不能自喻而況喻諸人乎故善問者必不以體爲問善答者必不以體告人聖門諸賢於仁知之體已反身而自見故但於其工夫作用請事終

不似晚宋諸公除卻先生言語自家一如黑漆如將欲行而問何者爲足將欲視而問何者爲目徒騰口說爭是非而終其身於盤籥以爲日也乃以己之愚疑聖言之未著其可哀也夫

子路篇

胡氏立郢之論雙峯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貴戚之卿可耳据馮厚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爲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弒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胡氏此等議論極粗疎

墨守其春秋之家學而誤焉者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子貢夫子不爲之說在輒初立之時子路此問在十二年之後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且考之春秋傳公子郢非能爲子臧季札者也其辭而不受者知蒯聵之父子之妄忍無親而不欲罹於禍耳靈公覺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國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輒在則是郢之終不肯立也蓋靈公之於其子非眞有深惡痛絕之心受制於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義則輒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則且欲立輒以寄其不忍於蒯聵之

心故蒯聵遂而輒可以容於衛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是亦遵分義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竊位而何賢於輒耶郢固終不聽焉則徒爲亂首而終無濟於衛豈夫子而爲爾哉論及此夫子卽爲貴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郢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輒之罪不在於得國而在於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稱兵以拒蒯聵卽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聵於王國可也迎蒯聵以終養可也蒯聵怙惡不悛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

子之所以君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爲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既陷於罪之後弭其拒父之惡去禰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蒯聵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遂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爲之相則蒯聵之安於歸而就養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聵歸而不戢之日爲臣子者何事豫爲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效董卓桓溫之所爲哉父子君臣之際自當力爲其難不可率然任意於一擲也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踞大位趙汝愚廢之立甯宗乃以奉

光宗爲上皇而社稷未嘗不安朱子固深許趙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則父廢子立亦何不可哉或疑光宗昏愞而蒯聵凶悍然公子郢之以義立輒而國人安之矣則蒯聵亦何足以有爲況以聖人處此强齊可服三都可墮而奚有於蒯聵蒯聵以失其應得之國而爭較諸瞍之無故而欲殺其孝子者情猶可原以聖人爲之瞽瞍且允若而況蒯聵乎處此等大變只是至誠動物順道而無疑纔弄手段圖輕快便是私意但不能盡誠孝於己便生許多憂慮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則利害計深怕向舊窠中尋免剷地捨卻他父子別立一主則大

小參貼趙忠定貶死衡州也只爲甯宗是光宗之子到底無恩而有怨使別立一人則居然門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盡大倫而安社稷豈可作此思量唯爲君者將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卻於自家父子天性與不立乎其位一般盡敬盡愛則何憂何怨爲臣者但依著天理人情一直擔任不計利害成則爲伊周敗亦爲趙相又奚事張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說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亂之也

蒯聵初無怨於輒所恨者南子之黨耳姦人懼禍遂爲不拒父禰祖則輒不可立之說而輒童昏聽之聖人見得名

之既正輒未嘗不可君衞則姦人無所售其姦矣若云必須立郢則正墮姦人術中故見道不宏者不足與權也徐有貞只今日之舉爲無名七字弄出許多傾危伎倆李南陽從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氷釋處人家國者不可不知此意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專對者謂以己意應對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衆介之助未是雖正使辭詘亦無衆介聚訟一堂之理

所謂政者謂刑賞科條之下於民也魯衞俱秉先王之遺教而昭定纂出之際初務更改以圮先法其隳棄舊章務

已多而特不若齊晉之盡棄周禮耳故曰兄弟也衛之爲政於春秋無考是以傳註家難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倫雖夫子嘗以此爲政答齊景之問乃魯雖見逼於强臣自與齊之田氏晉之六卿等不至如衛之父子稱兵滅絕天理也蘇氏之說不密

朱子謂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爲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將平日許多悲天閔人之心因乘權得位便如鬱火之發於陶迫爲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落矣

且將孔子相魯觀之自宣公以來履畝而稅是民間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賊於此稍動一分意氣則罷畝稅逐三桓豈非第一喫緊當革之獘而孔子何嘗如此微獨孔子卽如舜之相堯位極尊權極重君臣推任之誠無有加矣而其與同朝者二十八誠則興利之先於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說害不除利不可興者都是一往之氣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想來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爲學一致爲學而先遏欲做得十分上緊淺之只得個克伐怨欲不行深之則流入於寂滅爲治而先革弊到頭只是闘閧一場引身而退盡正氣未昌與邪戰而恒見不敵

也故爲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於敬義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爲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兔罝之野人江漢之游女無慮其雄心治志之不一向於正也醫家有殺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悄悄然以革弊爲先恐烏附硝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法療之者哉

雙峰云幾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使然則但言欲速而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須如此分頂說下見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終身於小利之中如禹之治

水是爲天下萬世興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堙之決之豈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後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則利小而緩則利大也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不可謂見小利也只爲欲伯功之速成便致傷敗王介甫立意亦儘從容他本意要復燕雲卻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可謂欲速也乃其銖銖絫絫積財以爲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終不能成大事舉此二端則欲速見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聖言如江河行地條派分明不用曲爲扭合大都如此

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看他下過不及

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走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無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爲異端背道而旁馳也中行者若不包裹著進取與有所不爲在內何以爲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爲者道之所不可爲而不爲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爲而可以有爲耳如此看來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聖道爲皇極爲至善爲巍巍而則天何從得過纔妄想過之便是異端今釋老之言是已究竟釋老之教也只是不

及而不能過儱他嗒然喪耦栩然逍遥面壁九年無心可安都是向嬾處躲閃丟下一大段不去料理乃狂狷則猶不若此狂者志大言大亦聖人之志與言也狷者不屑不潔亦聖人之所不屑也言之大初不說一粒粟中藏世界志之大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不屑不潔亦終不會覷父子爲兒夫妻爲業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不更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欺便是中行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常如是行便極力與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學上達而以合天德也狂者虧欠著下學狷者虧欠著上達乃虧欠下

學者其上達必有所壅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粗疏故曰狂狷皆不及而無所過也過不及之不與中參立愚屢辨之矣要以中為極至參天地贊化育而無有可過不欲使人謂道有止境而偸安於茍得之域雖與先儒小異弗恤也

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南軒亶做工夫人方解為此語若只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巽懦拘愨去不驕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須先在存理邊致功教篤實光輝而於私欲起時加以克治則不驕也而實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驕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孟子亦微

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圭角其他如顏蠋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教既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蠋嚴光之所以賢於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憲問篇

因執藥病之說遂向藥求病謂邦無道穀之爲恥爲憲之所已知已能唯邦有道穀之爲恥非憲所及憲仕於孔子可謂遇有道矣與之粟則辭豈漫然於有道之穀者耶聖人言語一一皆十成如春夏秋冬合同而化此二句不可分析如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便下兩恥也此

以一恥也該之蓋唯不問有道無道而一以得祿爲事不復問所以居此祿者然後爲君子之所恥恥者已賤之詞也如魏徵事無道之建成不能止其邪謀徒耽宮僚之榮而不去及事太宗便恁地犯顏敢諫此無道穀而有道非徒以穀劉琨當西晉末亂之日且與賈謐爲友以固其位及永嘉之難大節凜然此有道穀而無道則不安於穀若此兩者雖不得爲全人而於徵則可云遇主而後志行於琨則可云小不正而大正唯皆不然遇昏亂則爲持祿之魏徵遇安甯則爲附勢之劉琨斯則雖具官修職而與斯役同矣硬直說個恥也是最下一流故聖人必以此當之

而不然者則猶不謂之恥固聖人不輕絕人之德亦廣原思之狷隘使知不至於是則無容引以爲恥同匹夫匹婦之節如鮑焦之見窮於子貢仲子之見譏於孟子也卽爲藥病之說亦無甯取此

先儒疑原思之言冠克伐怨欲於不行之上爲有克伐怨欲在裏特不行於外便謂其但能强制而根苗常留如此看文字殊未通透若不當云克伐怨欲不行則且云不行克伐怨欲焉旣不成文何抑似人所固有而不行之矣且如懷著一腔怨恨但不仇讐但不詛駡其可謂之怨不行乎天下儘有陰險柔愞之流有此四者全不能見之於事

又如措大未中第時預想如何以處田宅如何以報睚眦雖終老無可行之日而豈其能不行耶則知所言不行者亦必無克伐怨欲而後可以當之也若滿腹私欲遏捺教住正如病人寒中陰藏其毒彌甚而孔子何以云可以爲難耶可以爲難則非容易事子之言仁曰爲之難又曰先難難亦求仁者事也且人之情才不甚相遠業已有克伐怨欲矣一事忍之他事不能一日忍之他日不能如善飲人終不免醉使終日懷挾四者於心而禁之一絲不露恐盡天下通古今無此彊力之人也明乎此則知克伐怨欲不行卽是克己卽或當念未嘗不動而從事於非幾將搆

之際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純熟淨盡則學者之始事固無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難克處克將去正此謂也亦安得以強制病之哉乃朱子抑有合下連根剷去之說則尤愚所深疑合下不合下連根不連根正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斷盡根本煩惱之別爾欲得一刀兩斷當下冰釋除用釋氏白骨微塵觀法無已則亦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已極究聖學中原不作此商量乃克伐怨欲不行既即為克己而子曰仁則吾不知此固大疑之歸也雖然無容疑子之言仁曰克己復禮為仁初不徒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初不徒言不行不仁以體言

之則行所復也而乃以克所克克所克矣而尤必復所復以用言之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蓋必使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於靜存之中而無所缺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故存養與省察交修而存養爲主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然後仁德歸焉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本一禮以爲則其爲禮也既視聽言動之所必繇而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一取則於禮以定其非則克己以復禮而實秉禮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禮故繇其成而觀之則

克伐怨欲固不行矣緣其致功之實而考之則不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僅己私之克而淸虛澹泊於人欲已也從不仁者而反觀之則但其克己之無餘若從其爲仁也而體察之則間有所復之禮靜與立而動與行非但克己而畢也今日克伐怨欲不行焉則是徒於己致克而未講夫復禮之功惡知其中存者之禮與非禮哉禮之中無己而已之外非即是禮故居處恭必其恭也非但不慢而已也執事敬必其敬也非但不肆而已也與人忠必其忠也非但不詐而已也天理充周原不與人欲相爲對壘理至處則欲無非理欲盡處理尚不得流行如鑿池而無水其

不足以畜魚者與無池同病已療而食不給則不死於病而死於餓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聖學異端之大界不可或爲假借者也

胡氏以無媿怍而眞有得論貧而無怨者眞體驗語知必此而後無怨則無怨之勝無諂也明矣蓋人處貧而怨非必不甘貧也凡怨之起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後怨焉而天下之加非分於我者則唯貧窶之不但橫逆之施畏用之富而偏用之貧且在我既貧則其所致於人者卽人所應得於我者而亦不能致之於是人固疑我之驕吝刻薄而因以不慊於我我乃反而自思凡吾所不滿於人者

非有他故而特以貧貧困遇之窮也而何不相諒以逆之窮而相求於無已哉此其爲怨卽甘貧而不動心於富貴者亦不免矣然人之以貧故責我其所責者以貧也而我之所以不滿於人者若但以貧故而他無不盡則雖横逆之施自可安受之而無挍於物矣何也以人之責我以貧曲自在彼而無待我怨也此所謂無媿怍而不怨也如其不然則此事之啟釁也但以貧故而我居平之所自立與自他之接物者或以利或以欲乃於彼則屈己以徇物於此則稱有無以徑行則人之非分責我也在彼亦持之有故而在我則但據此事之曲直以歸其咎於貧於是乎匿

其所詆標其所仰以與天下爭而懲熾矣故知非終身之行不媿天不怍人者固不能受物之笑罵欺陵而甘之也若無諂者則苟可以勝一時之食淡衣麤極至於忍飢耐寒而優爲之矣不必終身所爲屋漏所覺皆順天理而無邪僻也何得易言無縱故自修身而言則言必中倫行必守慮而媿怍免矣自所以修身者而言則非有得於斯道者固不能必其行之無媿怍也此以推其制行之原必本之心得以爲躬行則幾與不改其樂者同矣雙峰易夫子之所難而以與富而無驕並言謂與無諂者同科不知經傳之文淺深各致初不可以例求蓋無諂與樂相去自遠

貧而樂者固不可以諂不諂論若富而好禮則亦就無驕者而深言之耳故無諂與樂之中更有無怨之一位而無驕之與好禮中間更不容著一位次也貧境逆故屢進而後極其至富境順則繇無驕以好禮亦直截而易幾道於身世之故而反求之身心嘗自知之

自荀孟有貴王賤伯之說儒者遂爲已甚之論雖折衷以聖人之言而猶未定也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既已以正許之矣而朱子猶曰心皆不正夫舍心而言正則聖人豈但正以其迹哉如以迹則宋襄不重傷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亦可許之正矣而況於晉文臧武仲之要君微生高之

不直亦雖其心爾則聖人之不略心而言迹審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又云五伯假之也凡此皆統論五伯之詞而要未可以定齊桓何以知之卽以夫子許以正者知之也若王則必貴之伯則必賤之凡言伯者無不賤因而小伯者之事功而以王業之成爲湯武之所可貴此又非已浸使孔子而當齊桓之時居齊桓之位必且如湯武乎抑且如齊桓邪放伐之事旣夫子之所嘶言若夫文王則其伐密伐崇三分有二相率以修職貢者亦大略與齊桓同其所異者則文王遇凶暴之主而桓之時主非紂爾主非紂則固可奉天子而不當摟諸侯凡有所爲必請命而行

乃桓主雖非紂而陷溺昏庸之惠王其不足與爲善一也楚夷也亢王之罪人也而陽使王世子爲首止之會陰召鄭伯欲撫之以從楚是尙足請命而行乎其王國之臣雖非崇侯惡來等也而牽孔齊盟于葵邱口血未乾已陰使晉背齊而不恤五禁之申使桓一一而受命其可哉若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卿大夫之義而不可通於諸侯文王而唯紂命是聽伐崇之役又豈紂所樂從耶以斯知不請命之未足爲桓責也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以夫子之言考之於文王曰至德於桓公曰正而不譎其相去巳遠矣夫正亦德也而其去德之至者其差猶甚盖德無不

正而正不足以盡德之什一故易屢言貞凶貞者正而固也正而能固乃足以幹事而凶或隨之則正者德之郛郭而不足以與其精蘊明矣故曰正而不譎則已知其於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疎也君子之以其道應天下之事者初不恃一正而無變是故義必精仁必熟聰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殺然後盡大德王道之微而非孤奉名義之可以裁物而止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桓公則唯其所秉者正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是以隘不可大迫不可久身沒而周即內亂楚即干盟嗣子即失伯而陵夷然亦唯其秉正以行而不屈計成敗是以詐謀不行而未流於邪若晉

文之譎而不正則委曲以赴事幾而其爲謀之深反有密到於齊桓者是以世主夏盟而楚不能與爭蓋凡不能體天德以備王道而亦足以建功業者恆有二途而得失各因之其守正以行者恆患其粗疎而無以致遠行久密謀曲計者可以持天下之成敗而人心風俗亦繇以壞功之遲速效之淺深莫不各肖其量也故齊桓圖伯三十年而後成而晉文得之於五年之中齊不再世而晉以久長乃其假仁義倚詐利如荀蓋叢賈所譏則皆晉文之所爲而非桓之過也故以桓之大事論之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歡心挾持以令天下則必不違惠王偏愛子帶之心而間隙

於王與宰孔抑將爲王立帶而周之君唯桓是聽矣然而桓不爲也正也莒奉桓者也魯桓之仇也哀姜桓娣也終莊公之世魯未嘗爲齊下哀姜託於莒以壞魯桓黨莒挾娣以多求於仇讐之魯可以得志而桓終討哀姜定魯難而不徇莒之請若此者皆所謂皎然揭日月而行內求自正外以正人而不區區於求成求可者矣斯豈三代以下唐宗宋祖之所能及哉正而不譎迹之正亦唯其心之無邪也唯其正是以不譎唯其不譎是以謀不深而功易敗唯其不譎是以不致壞人心而蠹風俗乃唯其止於正而不至於德是以功不可大而業不可久以此論桓聖人之

意見矣何事過爲己甚與聖言背馳哉
德爲體功爲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聖賢亦何事爲此規規者邪苟無其德則雖彷彿以圖其功而去之愈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子曰管仲之力也夫曰力則其所以能勝此者其本領不可昧矣處源但以不假威力無所殺傷稱其功之大豈仲纔一進不以兵車之謀而儌成其功夫子遂以亟稱其仁耶宋襄公亦嘗以乘車會諸侯矣而適爲楚人之擒則知無其力者雖以兵車而且不勝任況不以哉周公東征斧破斨缺斯亦豈必廢兵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則在有

四國是皇之力也德者得於心也得於心者有本則其舉天下也任無不勝春秋之時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是恃者已極矣不以兵車而能志愉信孚於諸侯便有合天下爲一體痌瘝相知彼此相忘之氣象此非得於心者有仁之實而能任此而無惡其不濟乎力者仁之力也其所爲講信脩睦於天下悖信明義於國中而以全乎愛之理爲心之德者固非虛楊襲取之仁明矣世所傳管子書言多詭雜蓋後人之贋作而仲之言見於春秋傳者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曰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體道已實而執德已固於此驗矣故君子稱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斯非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實哉而必曰管仲無其德何也孟子之譏仲以救時也無仲之力而襲仲之迹則趨入於功利而不仁非仲之過也孟子以仲伯而不王鄙其功烈之卑亦初不言其心術之不正而宋儒以詭遇獲禽擬之終爲深文中人而非論之正諸子之論折衷於聖人聖人難言仁而以許仲又何必吹毛求疵而後快哉

程子謂王珪魏徵害於義功不足贖朱子則謂王魏功罪不相掩如實求之程子之言自爲精允夫子不辨管召之

不宜繫弟以爭國想來初不以此覺仲而鄙忽釐齊之難起於襄公之見弑則爲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國以存宗社之義非國家無事長幼有定序而糾故作逆謀以爭兄位也桓公與糾皆避難而出彼此不相通謀雍廩旣殺無知齊人亟於得主從魯受盟而春秋書曰公及齊大夫盟于旣言大夫者衆詞也桓之自莒來也在盟旣之後故春秋於盟旣無貶魯之文而但譏其納糾當其始時齊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而況爲曾召者亦安得舍現在可奉先君之子而遠求其兄於不可知之域哉迨其後桓公已自莒返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斯則過也先君之

賊已討國已有君而猶稱兵以向國此則全副私欲小忿護其忿而僥倖富貴以買無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婦之爲諒若王魏之於建成則兄弟當父在之日而搆大難俱爲不仁不義而建成則高祖所立之冢嗣也已受父命而正大位非糾比矣王魏受命於高祖爲宮僚則義不容於不死又況夫子之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向令唐無王魏天下豈遂淪胥乎管仲是周室衰微後斯世斯民一大關係人王珪旣無赫赫之稱卽如微者特粉飾太平一諫臣耳有太宗爲君房杜爲相雖無王魏唐自晏然其視管仲之有無遠矣管仲不死請囚之時胸中已安排

下一箇一匡天下底規模只須此身不死得中材之主而無不可爲魏徵不死之時有何把柄幸逢納牖之主遇事有言遂見忠效倘遇愎忌之君則更無可白見矣管仲是仁者仁之道大不得以諒不諒論之魏徵所欲爲者忠臣也忠則不欺其君者也不欺生君而欺死君口舌之功若足以贖中心之愿故朱子之寬假王魏不如程子之明允而管仲魏徵之得失不僅在子糾幼而建成長也

思不出其位只如集註自當看聖賢言句卻須還他本色無事攀緣求妙此處原是說思與先儒所言主一爲存心之功不同黃勉齋早已鵠突云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

道不成義理使人終日之間言行居止截分千百段立之疆界則無論氣脈間斷不成規模且待事至而後思則思之力亦不給矣夫所謂思食思寢者思其理乎則理之當豫立而不待事至以困踣也困也若云心在是而以應其事之謂思則夫寢食者亦何所容其思哉將以求安求飽耶夫子不食不寢以思然則當食當寢而所未概未聞之事理爲君子之所經綸者多矣知此則唯南軒時地之說爲得之然所謂地者亦自有分地者而言也所謂時者亦自時有所任而言也出位以思則適以弛時地中之當思者耳若爲君而不思臣道則何以知人而任之爲臣而不

思君道則何以引君當道而格其非易言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亦但洞內不顧己私外不求人之知我助我而已若拘分時地而置天下古今之理於不思則豈君子之學哉故此位字必加范氏之以職言而後顯徒爲深妙則不陷入釋氏行住坐卧之說者鮮矣

過字唯朱子引易小過象傳之言爲當雙峰厚齋乃謂欲使行過其言因而有說七分而行十分之鄙論使然則善言德行者之行爲倍難而期期艾艾之夫苟欲自過其言亦甚易矣雙峰錯處只緣將中庸過不及作一塊疑團遂爾周章遮避今求行之過者至於不憚死而止矣乃匹夫

匹婦之自經疑若過也要其實大槩是下梢頭氣薾索而神昏脅收煞不下無已而爲此耳若仁人之殺身成仁崢嶸猛烈則唯其過也是以仁也故成仁者亦僅免於不及而匹夫匹婦之非能過也夫至於死而且多失之不及而不患其過而況其力之所得爲與事之所當盡者哉朱子於恥下一意字於過下一欲字貼補有實味當其愼言敏行之心必加此而後得耳及至言之已出則危論昌談固不嚅嚅囁囁如易之所謂其辭慙者行之已成則亦恰與理及而又未嘗過也盡古今人無有能過其行者而亦何必以太過爲防

鮑焦申屠狄似過矣乃過於求人而不能過於求己君子之過其行求己者也小人求諸人求諸人者皆小人之屬故焦狄之死直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匹夫匹婦之自經有不因怨忿於人而決裂者乎於己之不及不肯自求者多矣

微生畝看來亦老莊之徒老子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他看得道理直恁高峻纔近人情即虧道體故莊子以臚傳發冢爲儒詬自家識得更不須細碎與人說一有辨論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爲佞矣其意只道待解人自會若人之不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則

置之可也卽此是他固執不通處將者道理死拏定作一處而覷天下無可愉者其離人以立於獨旣已賤視生人之同得而刪抹半截道理孤尋向上去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大用一槩以是非之無定而割之故其言曰予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而刪定迹作以辨是非於不已則無有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徒資口給者乎熟繹本文意自如此新安以立身待人言之亦謂此也雙峰但從仕隱上說於論語中作一曲折云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夫栖栖者必佞而無乃爲佞乎殊失本文之旨而予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則以辨其務道理而非亂是非其言正相登折如

與解解之則此二語亦多拆格集註記微生爲隱者則以名不見於史策而釋其爲人之生平初非謂其欲牽孔子以隱也

不怨天不尤人惟何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處最難見得故朱子又行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一解乃此語不可混看及其上達自言上達之所至與天爲一則以贊不怨不尤之妙也不怨不尤非忘情之謂集註反己自修是順夫子之言那下者實說與天爲一則推夫子之言而觀其深反己自修者下言之也與天爲一上言之也上下分而合轍者一也非聖人之

始而反己自修繼而與天爲一也反己自修其用功與學者等而反聖人之己修聖人之修則有與天爲一之實焉胡氏春秋傳云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眞而無所妄也只此是反己自修只此是與天合一若求及於聖人者反己而求盡己之量自修而求造修之極有所偏見獨得則必有所獨是有所獨是則有所獨非有私是非則有私得失天下之故萬變摘他學術不著而無餘地以自處則怨尤之所必起藉令不怨不尤焉而其所以自命者失矣如屈原不作離騷其忠孝亦無以自顯以此求之夷惠孟子但所求免反己自修而與天爲一即以與天爲一者

反己自修非孔子無此大用亦無此全體也則固夫人思慮之所不至矣今舉一端而言如春秋一書本孔子不得志於時之所作後人讀之不敢不以爲大經大法之宗乃至亂臣賊子亦知懼焉然求其疾惡憂亂之迹慷慨動人於百世之下者固不若屈氏之騷也是以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後之傳經者且合且離而無以見聖人之情其體備於己而上合天載者世莫知也聖人之言行何一而不如此哉卽此以思豈不與天之生殺不以喜怒者一理若雷動風入晴雲甘雨則六子之用有所訢而有所拒感人固深而要非易簡之大德唯其有獨至是以有獨違也嗚呼

微矣

只下學處有聖功在到上達卻用力不得故朱子云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此說最分明乃朱子抑有忽然上達之語則愚所未安若立個時節因緣作迷悟關頭則已入釋氏窠臼朱子於大學補傳亦云一旦豁然貫通焉一旦二字亦下得驟想朱子生平或有此一日要未可以爲據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一生字較精切不妄循循者日生而已豁然貫通固不可爲期也曰一旦則自知其期矣自知爲貫通之一旦恐此一旦者未卽合轍下學而上達一而字說得順易從容云一旦云忽然則

有極難極遠之意且如懸之解而不割之達矣忽然上達既與下學打作兩片上達以後便可一切無事正釋氏傳于訣門門忽開而傳無用之旨釋氏以頓滅為悟故其教有然者聖人反己自修而與天為一步步是實盈科而進豈其然哉故曰天積衆陽以自剛天之不已聖人之純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之上達不得一旦忽然也明矣

朱子也不須揀一語包括甚富下文說不是揀大底理會則亦偏指一端之不須揀者也學者之病急於大而忘其小者固多乃亦有於下見下而不於上見下者則亦未足

以盡下學之量如坐如尸立如齊此中便有無不敬儼若思全副道理達上聖敬日躋去及早便須知得然則人之所見爲極難極大者亦不撇下待之他日而且就其易知易得者埋頭做去也卽此是下學卽此是先難以其但爲下學若不足以上達卻須與一倍體認到浹洽融貫處卽此是先難工夫朱子抑云擴者便與理會一語極好有始有卒不可分爲兩截也何據之有

聖人有聖人之不怨尤賢人有賢人之不怨尤乃至天資淡泊和緩者亦自有其不怨尤居德既別當境亦異若疑其不待聖人而能則總是未見聖人階級在如朱氏可謂

所云此聖人自道之辭素位之君子亦能之則又何以云知我者其天也今且以當境言之夫子攝行相事乃至化成俗易郈費已墮男女別塗一旦舍之而去齊乃斯道興衰天下治亂生民生死之一大關卻更有反己自修安土合天之道以處此是豈尋常寵辱不驚者可得施其恬淡之雅量哉而柰何其易言之

辟地以下三言其次以優劣論固不可然云其次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程子以為所遇不同乃如夫子之時天下之無道甚矣豈猶有可不避之地哉而聖人何以僅避言色也蓋所云次者就避之淺深而言也避世避之尤者也

避地以降漸不欲避者也志益平而心益苦矣
磬之爲聲古人以爲樂節故詩云依我磬聲其爲響也戛然而已如後世之用拍板然非有餘韻可寫深長之思若琴瑟笙簫之足以傳心也荷蕢者雖達樂理亦何能以此而見聖人之志哉磬無獨擊必與衆樂俱作子擊磬於衞者蓋與弟子修習雅樂緣磬爲樂節夫子自擊之故專言擊磬荷蕢以謂禮樂者先王治定功成以和神人者也明王不作禮樂因不興矣而猶修習此應世之文焉則志雖深而不違於時矣集註之說深妙而不稱其實
但不忘天下亦不可謂之難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是

因此以贊聖人誇其言指出難處故云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難轉（且言二字人本解）慶源云因時卷舒與道消息所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云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所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只此是實見得聖人難處雙峰但言知新安但言心俱未達聖意知出處之不可偏是見處自然見得大心不能忘世而不隱也是氣性做去聖人不以此二者為難也

衛靈公篇

吾道一以貫之之字所指包括周徧乎一以貫之之字所指則子貢所疑為多學而識之者也於此有別故集註曰

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若云一云貫則未嘗有異故集註云說見第四篇以實求之此所云貫以言知而未該夫行若吾道一以貫之則言行而豈遺夫知哉使遺夫知則所知者亦夫子之道也而彼所云一一外更有一彼所云貫有所貫而有所不貫矣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且知行二義有時相爲對待有時不相爲對待如明則德者行之極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爲先焉是故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也故吾道一以貫之者並予貢所疑爲多學而識之者而亦貫也然則予一以貫之者亦可受貫於忠恕乎此讀書者之所必疑也雖然惡在其非忠恕邪

謝氏曰子一以貫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所謂上天之載者其於天則誠也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者也是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也其於人則誠之者也篤恭而天下平也是即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乃於行見此易而於知見此則難故疑一以貫乎所知之理者不可以忠恕言也嗚呼苟非知聖學之津涘者固不足以知之然雖不知此則不得不疑爲多學而識之矣稍介不此之疑則又以爲神靈天縱而智睿不繇心思則其荒唐迂誕率天下以廢學聖之功其愈爲邪說淫詞之歸矣

子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此非知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先儒之所重言而愚何敢言雖然其無已言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賾入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沿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

之不爽情之不遠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己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卽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烏吾知其黑鵠吾知其白繭吾知其可絲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極而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

閒推之無吝如之不妄而無不恕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卽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卽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敎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一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嗚呼過此以往則固不可以言傳矣

或問中語子貢一貫之理一段中閒駁雜特甚朱子曰此說亦善取其不躐等數語爲學有津涘耳乃其曰一體該攝乎萬殊則固然矣抑曰萬殊還歸乎一原則聖賢之道從無此顚倒也周易及太極圖說西銘等篇一件大界限正在此分別此語一倒縱復盡心力而爲之愈陷異端窠

亦此辨之詳矣又曰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則愚所謂荒唐迂誕之邪說也又曰學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此雖與大學補傳相似而撰之聖言則既背戾且其言亦有自相刺謬而不知者朱門諸子用一死印板摹朱子語作生活其於朱子之微言且不得遂況聖人之旨耶予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又曰予一以貫之凡兩言以以者用也謂聖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即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

若云向之多學而得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夫子之能一以貫者其得力正在多學而識子貢之所曰然者正有以見聖功之本原而何以云非也則揆之聖言豈不爲背戾耶其云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固與夫子博文約禮之訓相爲符合乃既云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又云積累既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敬既爲主矣於此之外而別有一本以待他日之知是始之一本而既之又一本也此所謂自相剌謬者也繇此問者初不知有何者爲一妄億他日且有囫地光明芥子納須彌粒粟藏世界之境而姑從繁重以求之子貢之疑初不如

是子且急斥之曰非也況其以學識爲敲門磚乎者哉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卽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備豈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自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則斥爲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爲學識而俟一貫於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若不會向一以貫之上求入處則學識徒爲玩物古人之學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學識後半截一貫用功在學識而取效在一貫是顏子早年不應有亦足以發之幾而夫子在志學之年且應不察本原貿貿然求之而未知所歸也無已則曰彼所

言者乃爲初學言耳然學者之始事固無能貫之力而要不可昧於一之理明則誠者聖人之德也誠則明者君子之功也故彼所謂主敬力行以反於約者卽初學入德之一以貫之也子固曰予一以貫之而不曰予旣已能貫之於一也則聖固以爲功焉而非豁然貫通之速效矣故博文約禮並致爲功方博而卽方約方文而卽方禮於文見禮而以禮徵文禮者天理自然之則也約而反身求之以盡己之理而推己之情則天理自然之則著焉故大學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初不以前日爲之之謂先後日爲之之謂後而必以明德爲本知止爲始非姑從事於末而

幾弋獲其本也乃既曰反諸約又曰然後知其一本而不二若反約之日猶將迷於一本者然足以知發此問者不知何者為一而妄億有當傳末後之句得之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日則豈不誣哉若其功之淺深幾之生熟固必有之其為聖人也而後篤實光輝以知則耳順以行則從欲其未至者多有扞格不合之處然其不合者亦非不可必合積誠於會通之觀典禮之行而誠則明矣非當其未之能貫則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且埋頭瞎摸依樣循持而不求其故然則為朱陸之辨者始終原自異致正不前半修考亭之功後半期鵝湖之效遂可傲陸氏而自立

門戶必如此說則鵝湖且得以格物窮理爲敲門磚子傲人矣子夏先傳後倦之說其失正在此自非聖人固不能有始而卽有卒而方其始不知所卒則亦適越而北轅又奚可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其云將以者言將此以說約也非今之姑爲博且詳以爲他日說約之資也約者博之約而博者約之博故將以反說夫約於是乎博學而詳說之凡其爲博且詳者皆爲約致其功也若不以說約故博學而詳說之則其博其詳假道謬迩而深勞反覆果何爲哉此優孟衣冠與說鈴書厨之士與聖賢同其學識而無理以爲之則無情以爲之準所以祇成

其俗儒而以希頓悟之一旦幾何而不爲裴休楊億之歸哉聖學隱大義乖亦可閔已

雙峰云德與道不同一語甚是斬截䫟下文云云又不足以發明其意集註云義理之得於己者七字包括周至雙峰似於得於己上添一既字如云義理之行焉而既有得者慶源亦坐此誤故曰不徒以知爲尙要在實有諸己使然則當云有德者鮮不當云知以有則未有不知者也乃不可云有德者鮮以人苟有志於道而從事於學則豈竆年之不能有一德哉如子路勇於行其所行者豈皆彷彿依倣心所不得主而强行之者乎而夫子胡爲輕絕人而

遽謂其鮮以實求之雙峰於此德字未得曉了其於集註得於己三字亦未知其意味德者得也有得於天者性之得也有得於人者學之得也學之得者知道而力行之則亦可得之爲德矣性之得者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不足與於斯也故不知德者未嘗無德而其爲德也所謂弋獲也從道而得者也唯知德者則灼見夫所性之中知仁勇之本體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而非緣道在天下其名其法在所必行因行之而生其心也天下之大本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者天下之道也於天下見道者如子路固優爲之於吾心見德者非達天德者不能從道而生

德可云有得不可云知德其所已得則自喻其所未行則不知從德以凝道則行焉而道無不行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乃以泛應曲當而渾然一理也此其爲功靜存爲主動察爲輔動察者以復見天地之心靜存者以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經綸條理粲然現前而無有妄矣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知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則以與天合德而道行乎其閒矣此子路未入之室抑顏子之欲從末繇者也故曰知德者鮮

三代以上與後世不同大經大法皆所未備故一帝王出則必有所創作以前民用易傳世本史記備記之矣其聰明睿知苟不足以有爲則不能以治若唯舜承堯而又得賢則時所當爲者堯已爲之其臣又能爲之損益而緣飾之舜且必欲有所改創以與前聖擬功則反以累道而傷物舜之無爲與孔子之不作同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集註云既無所爲自足此意小註以巡守封濬舉元愷誅四凶爲疑而朱子言踐位以後並不爲此則以不言不動因仍縱弛爲無爲此老氏之旨而非聖人之治矣恭己者修德於己也正南面者施治於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

謂之有爲然則巡守封濬舉賢誅凶自是正南面之事夫子固已大綱言之而讀書者不察耳集註謂恭己爲敬德之容乃未能識一己字身心言行皆己也豈徒貌哉且夫子去舜千餘載當時史册雖存亦必無繪其容貌以爲盛德之理則夫子亦惡從而知之史稱漢成帝穆穆皇皇班氏所以刺也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小者必其大者不足道也敬但在容而敬亦末矣南面出治之所也正云者所謂以其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後人蒙註不察遂恭己爲文亦若端坐於上如泥塑神像之爲正南面者然則甚矣其陋也雖以創作言爲斯與集註紹堯得人意相承貫雙峰

分兩節說是紹堯得人爲贊說矣集註云聖人德盛而民化則以釋經文一治字非爲無爲言也此是聖人與老莊大分判處不可朦朧放去集註唯敬德之容四字有礙其他自正爲後來諸儒所淪亂爲害不細

堯命羲和迎日以作厤舜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者因固有之器而察之也然則璣衡亦堯所作而舜特加之察爾察卽正南面之事他皆放此

朱子云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卻不如此是不信也解猶未嘗此卻是行不信言非言之過始終一致內外一實曰信昔如此說今又不如此心不如此口中徒如此說乃是

言不信

雙峯云篤門篤敬自敬得之然以凡事詳審不輕發爲篤則又愼也非篤也愼亦敬之屬也倪証云篤厚也厚者不薄之謂一如民德歸厚之厚則篤亦與君子篤於親之篤義通凡有所爲務厚至而不爲刻薄浮輕之事曰篤如此方與敬並行而相成行兼執事與人說執事敬敬也與人忠篤也

朱子既云常若有見又云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既無物可見則常若有見者又何見耶潛室云令自家實有者個道理鎭在眼前夫其曰自家實有則在中之

謂矣在中者其可使在眼前乎此與人不能自見其臟腑一理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爲命雖行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凡民物之化治亂之幾則未嘗不麗於形色故言常目在之可也自家所有之理固將不假於物而何以可使在目前耶此說既非則當但云念之不忘如朱子所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可耳乃欲者志願也未能如此而欲之也凡人之所欲者非其即能見者也其或見而後欲者則見無權而欲乃有功乃熟繹經文必如此見之而後能行則不但以欲爲功而得力在見矣已能忠信篤敬而見爲加密也是則以必欲爲常見義亦疏矣既非有

諸内者之可見又非但常欲之不忘而即得云見宜夫求其實而不得必將以爲有一光輝輝物事在面前矣此又釋氏處處逢渠之邪説非聖教也夫所謂見者見夫忠信篤敬也此四者與仁義禮知之固有於己者不倖仁實有仁不待有不仁者而後顯其仁義禮知之不待不義無禮不知之相形而顯其有也亦然若夫忠則待有不忠而後顯其忠信與篤敬亦無不然者是故仁義禮知不以用之不顯而體亦隱若夫忠信篤敬者則必待言行而後行且無不忠而即已忠無不敬而即已敬非別有體也若仁則無不仁未便是仁是則欲於其未言未行之際而在前在衡實無物之

可見也無物可見而嘗若有見此不容不疑已乃其必有可見者則以忠信篤敬者合乎人與事以生者也是己與天下相爲貫通之幾也故忠信篤敬無體而言行有體卽未言而有其可言之體未行而有其可行之體故言行之體無間斷夫未言而有言之體未行而有行之體者言行之體隱而人與事之受吾言行之體者不隱也無體者不可見而有體者可見體隱者有時不見而不隱者無時而不可見今夫或立或在輿未有言而未有行然而盈吾目者皆人與事之待吾言行者也君子之欲忠信篤敬者既不忘於心而效於天下之動以爲之則故必有人焉必有

事焉寓於目者無不有以察其理苟有人也苟有事也則必有其必盡之實必有其不可渝之故必有其相恤而不容薄相警而不容肆之情理取之目前而皆忠信篤敬用之所行則皆忠信篤敬體之所著斯所謂無須臾之離而其則不遠者也常若見之而後吾之欲忠信欲篤敬者益以警覺其心而無可息矣取精多而用物宏則以言而忠信以行而篤敬道以豫而不窮矣此集註念念不忘常若有見之二義相須而始盡也乃或疑夫人與事之當前則以人事見其理矣若其人事之未接而君子之忠信篤敬其隱乎此又無容疑也夫子之言此以答子張之問行也

進論及言行之未出諸身者而已密矣故曰立曰在輿而不及乎不勝不聞也曰忠信曰篤敬而不及乎仁義禮知之德也忠信篤敬者動而善其幾也仁義禮知者固有乎靜以統動者也其但爲行言也則因人之情因事之理而行其德於動也其曰參前曰倚衡者是物來接己而已往治物之介也若夫人所不接事所不及則君子之存養夫所性之德以爲忠信篤敬之本則不但於行而見功而以之言行則嫌於動幾之未警聖人之教各有攸宜固無所用其疑也

仁義禮知在天地之道爲陰陽剛柔之體忠信篤敬在天

地之道爲化育中庸立本知化分作兩項說思之自見陰陽有定用化育無定體故陰陽可見化育不可見體物而不可遺其不遺夫物者未嘗成能於物之時不可見也須於物見之須於物之不可遺者見之如稲不得水則槁此即可見未言之忠信未行之篤敬須於所立之前所篤行之衡邊見不可不忠信不可不篤敬之理初時須隨在盡心觀察亦與察言觀色相近既則充滿目前應接不暇矣

胡氏謂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此亦不可執時當其不得從容則仁人亦須索性若時合從容志士亦豈必決裂哉劉越石顏淸臣皆志士也到死時

卻儘暇豫不迫夫子直於此處看得志士仁人合一不當更爲分別近瞿張二公殉難桂林別山義形於色稼軒言動音容不改其素此又氣質之高明沈潛固別非二公之一爲志士一爲仁人可分優劣也

死生之際下工夫不得全在平日日用之閒朱子此說極好著眼乃平日工夫不問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自君子之素履要不爲死生須分明而固以彼養之也仁人只是盡生理卻不計較到死上夫即當殺身之時一刻未死則此一刻固生也生須便有生理在於此有求生之心便害此刻之生理故聖人原只言生不言死但不惜死以枉

生非以處置夫死也若於死上尋道理須教如何死此便是子路問死之意子路雖想著求箇好處死如貨物不復問價到底子路死之道則得而失身仕輒生之日已害仁矣仁人必不將死作一件事爲之豫施料理只此與釋氏所言生死事大者迥別至於志士則平日未皆合義特於君父大倫加倍分明故一力只要奪日補天到行不去處轉折不得則亦付之一死而已亦初不於平日以死爲志也

朱子引邵康節吳氏引蔡西山說三正俱於此行夏之時訓證不切故後人胡亂只將三建作三正大題目若然則

商周之王者止換下一箇正月有甚要緊天運循環無端不可爲首但略有取義即與改易歲首則泰之建亥今回回家之建巳亦無不可矣三正者其本在曆元而歲首其末也歲首之建子建丑建寅者以曆元之起於此三辰者異也其法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所起之次七合之時爲元因以推步七政行躔之度上推其始而以下極其終其說備於劉歆三統曆古閒迭用此法夏則改堯舜所用顓頊之地正而復上古之人正也夏曆曆元甲寅歲甲子月(先年仲冬)甲寅日平旦冬至朔商曆曆元甲辰歲乙丑月(先年季冬)甲辰日雞鳴冬至朔周曆曆元甲子歲甲子月甲子

日夜半冬至朔其算積二人統爲一地統三人統爲一天
統愈遠則疏愈近則密謂斗分歲差等故夫子以夏麻之節密爲
合天於春秋譏日食之失朔而此曰行夏之時不專謂歲
首也歲首之三建因麻元而取其義以歲配一元耳於麻
無大關係

遠慮近憂朱子只用蘇註已無餘義蔡覺軒說以時言恐
亦可通猶有愼疑之意其云如國家立一法度云云則與
聖言相刺謬矣人無云者爲恒人言旣非有國家者之詞
且即在國家立法也只要與天下宜之而道之不易者自
可以傳子孫俟後聖若隨事計慮將去如何得久遠無弊

則事故之變雖聖人有所不知而於未變防變則卽其所防者爲近憂矣秦之愚黔首宋之釋兵權是已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可繼者必有待於繼之者若夫成功則天也而何能爲之慮哉雙峰不審而曰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一人一事而慮及千百年則夫子當藏書於秦火不及之地矣況凡人之慮只爲算計到底故利謀深而私意惑冉有言後世必爲子孫憂而夫子斥其憂在蕭墻之內此以知慮遠者之得憂近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俱從此來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其行於蠻貊洽於四國者只是素位中寬大廣遠規模斷不作百年料

是如田合之積聚收歛也此人事自然之勢亦人心義利之分蘇說自正

若無以爲義之本則待一事方思一事之義即令得合亦襲取爾義在事則謂之宜方其未有事則亦未有所宜而天德之義存於吾心者則敬是已故曰行吾敬敬行則宜矣程子推本於敬眞知義之言也新安陳氏謂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夫子因君子制事而贊之故但云然乃制事因乎事者也事無分於常變無分於緩急猝然當前以待君子之制如何安頓得者四段精密貫通唯其爲君子也而後能然故曰君子哉然則開口說一君子便有一敬以

直內在裏許特新安不察耳
沒世是通算語猶言終身皆指在生之日說雙峰以蓋棺論定言此大錯所謂蓋棺論定者言一日未死或不免於失節而敗其名非此之謂也若生前得失付之不較卻但求身死之後有稱於來者則李西涯之屈膝以求美諡未爲過矣聖人只說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初不索知己於泉路
朱子說道體無爲是統論道張子言性則似以在人者言之所以雙峰云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不是說道體與朱子之言相背以實思之道體亦何嘗不待人宏也有天

地之道有君子之道莫不有體君子之道如子臣弟友其體也人之爲倫固有父子而非緣人心之孝慈乃始有父有子則既非從心有之而實無體矣乃得至誠之經綸而子臣弟友之倫始𢎞固已天地之道雖無爲而不息然聖人以裁成輔相之則陰陽可使和五行可使協彝倫可使敘贊之以大其用知之以顯其敎凡此皆人之能豈如雙峰所云蟠天際地何待人𢎞也哉張子說心能盡性性不知撿其心其大義微言自難與章句之儒道張子原不將心字代人字性字代道字心者人之能𢎞道者也若性之與道在大儒眼底從條理粲然中看得血脈貫通故不妨

移近一層與人說道體自流行於天下而與吾性相附麗唯人有性故天下之道得與己而相親此張子之所以言性也心能盡性性盡則道以宏矣性不知檢心故道無繇以宏人也性涵道則道在性中乃性挪在道中此不可煞說而非性卽道道卽性也雙峰然認性作道遂云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心也人之有是四端則其所以能宏道者也若以擴充爲宏則是心宏心而人宏人矣如其不然而以四端爲道則夫仁義禮智者德也卽其在性亦所性之德也夫子固不曰人能宏德也雙峰之徒爲枝蔓固不如熊勿軒所云唯學故能廓而

大之語雖淺而不失也若張子之意則以發明言之大指謂心能盡性苟有是心者皆可以作聖性不知撿其心則人之有不善者其過在心而不在性(心該情才言)唯心不足以盡性(淸亦在不學)而非性不足以凝道(道本靜故性雖靜而道自疑焉)性繼道以無爲則不善而非其過(繼善成性故曰性繼道)以釋天下之疑謂人之不宏者爲道本不宏而人無容強致其功因以倡邪說而邀詖行其以發夫子之微言至深遠矣宜乎雙峰之未逮也

但言仁則爲心德之全今曰仁能守之此其爲德唯在能守而所守者又但其知之所及則不可遽以全德歸之倘

其爲全德矣則如見賓承祭而何有不莊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何動之不善也此章四段一步切實一步所以約高明於平實自非聖人徹底示人則必顛倒看去說動之以禮爲最易而以知之能及爲極至將其用功急於求明而以禮爲末矣乃合始末功用而言則繇得以幾於盡善其次節固有如此若君子之以知止至善爲學也則迎頭便須從禮上分明而抑先飭治威儀以爲之則只此兩者是學者有捉摸處功極於此而事始於此故夫君子之德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莫不以知及利精義入神之用然而其所從入者則必內持之以仁外持之以莊

而受其法則於禮蓋不如是則雖知及之而有得矣然而始事未密則其末流之病且有如此者是以內外交養知行並懋大其功於始斯以備其效於終也知此則為學之次序可知固不當如小註所云以仁為主矣仁為心德之全者上統知而下統莊禮以之守而即以之及以涖以動莫不於此今但云能守則其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功能亦宅心之純而非心德之固純力行之至而非萬行之統宗也蓋仁者無私欲也欲亂之則不能守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行仁義是也仁者無私意也私意蔽其所見則不能守季文子之所以陷於逆而不決是也仁者固執其所

擇者也執之不固則怠乘之而不能守冉有所云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者是也去私欲屏私意固執其知之所及而不怠此三者足以言仁矣豈必天理渾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統四端而兼萬善然後為能守哉夫所患於知者以與理不相及也抑有及有不及而不能必其及也曰知及之矣是吾之於理已徹其表裏而全體皆章大用無隱矣故知及者與道體相稱之盡詞也仁之所守莊之所出禮之所行皆無有能過於知及者之所及故以言乎其至則知及為尚而以仁守以莊涖以禮動率循夫簡易乎實非知及淺而仁守深不得獨以仁守為全功固矣從其

已至而言之則仁守之詣入較莊禮而深乃從入德之從事者言之則不重不威非禮而動固無從以望仁之能守從其成事而觀之則知及者至動以禮而德始全若從其適道而言之則以明夫高明無實與得內忘外者爲無本之學也直到上達處方知下學之益故曰下學而上達得而無失民敬之而極乎至善然後知君子之學謹於禮以爲飾文修之於言動容色以定威儀而知行並進不但用其聰明以幾覺悟者其用益顯而取效益深也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效以相因而至而事之始終必以知止至善爲先務一理故朱子引大學以證此誠爲合符而

特其以知及爲知至則是而以莊涖配修身正心爲末叶耳若其以仁守配誠意亦自好善而必欲得惡惡而必欲去者言之則其非心德之全可知矣諸儒宂說紛紛如騖行舟不知津步汰之可也

集註德愈全而責愈備句須活看其云不可以小節而忽之蓋當入德之始便不可忽非謂仁守之後始當不忽於莊莊涖之餘始當不忽於禮則亦非謂業已得而始責其不失逮乎不失而始責其生民之敬民已敬而始責其盡善也唯稽其成功而責之愈備則皆其爲學而所責者已密矣凡聖賢文字若此類者須以學問實爲體驗則聖意

自見不可泥文句而執爲次序語言之次第自不容不如此逆退說來其實御是始終一致如天道循環無端而言四時者不得不以春爲始非春前之一日不爲方春之日先也要此一章原以反覆推求而從成功之中揀序其際摠之大小以爲立言之次而聖教之方自在言外動之以禮必須詳其節文度數之則格物致知功卽在此非以涖之必須有遠暴慢鄙倍之功仁必須有勝欲勝怠之事知必有知天知人之學方博於文卽約於禮其以成己卽以成物學者須別自體驗事雖有漸而規模必宏妥得於文句求綠路以惘然於所從入哉

凡小人與君子並言則既非卑汚已甚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並言亦非必才全德備之君子雙峰之說可通於和同驕泰求人求己諸章

未見蹈仁而死與殺身成仁義不雙立問者自是好個問頭看聖人文字須如此較量方見敦化川流之妙惜乎潛室之不給於答而爲之强詞也夫子決言蹈仁者不死若云比干雖死而不死死則必身名俱殞之謂死蹈仁者之不然豈待論哉且如屈原既是蹈仁而死亦是蹈水而死其蹈而死均也更何以相形而見仁之無害耶繇夫子之決言則蹈仁而死者盡古今求一人不得若殺身成仁者之

死則値時命之不造時死之也命死之也豈仁死之哉使以比干之自請自獻遇堯舜之主且可忘言卽使値漢文帝唐太宗亦且傾聽又其不幸而遇庸主禍亦不至剖心故忠諫者本爲主安民之道而非致死之道也諫無致死之道則比干之死非蹈仁之過與水火本有殺人之道而死者之過在蹈水火正自懸隔故曰殺身以成仁而非繇仁故殺身也以此求聖人之言同條一貫如冬寒之不礙於夏暑矣

殺身以成仁則宜殺身以求仁則不可故知蹈死者之非能蹈仁也秦始皇之流毒甚矣荆軻之刺之豈曰不當然

軻所以不得爲仁者非軻所當成之仁而刺之則非誅暴之道徒蹈死地以求仁便是爲名非天理人心固有之理此與蹈水火者同非蹈仁也

不復論其類之善惡如雨露之施於萬物此說與釋氏一轍易言見惡人无咎亦但謂見之而已非遂可收之爲吾徒也故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而稗官小說言顏涿父爲盜之類自訛傳無實釋氏唯不加揀別故云衆生無邊誓願度既徒有其言而必不能踐而以此爲教則必移挪向下說令下愚不肖略可解了信慕抑取俗情所豔以歆動之如說西方世界七寶裝成等取下愚所畏以迫脅之如說地獄諸苦

等意本無餘而多爲之詞以丁嚀之如煩詞不已又說偶言等其稍爲出脫者則又開徑截一門以使之功省而自謂所得者全如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等不揀善惡而教者勢必出於此若聖人之教洋洋優優者待其人而行廣大高明精微敦厚必不合流俗而同汚世及其言吉凶成敗之理則皆節大貞而不諱其凶邦家必聞而以爲非違初不以利誘威脅强惡人而使向於善卽如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亦至簡易矣然使陷溺深固者聞之其有能信以爲然者乎故惡人必不游君子之門而君子必不取惡人而教其行乎其所行止乎其所止與天之不以人之聰明畀之鳥獸其揆一也

今云不復論其類之善惡豈其然哉夫言有教者言君子之有其教也非謂盡人而有之以爲教也教之爲言非授也以言乎所以誨人之條教也其言類者言教也非言人也言君子設教以教學者其爲道也高者無所私授卑者無所曲引示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不徇以其類或與深言之而或與淺言之也故博文約禮所以教衆人之弗畔即以教顏子之竭才下學之即以上達而無不上達之下學也有其已高已美而不可引之以近有其極博極詳而不姑與之略若分類以教則道本一而二之教之乃適以迷之矣夫子之言此以闢立教者之無本徇物而止望教

者使可企及之妄冀傳註於此不審其不叛而之釋氏者幾何哉或疑一貫之旨僅以授之曾子固有類矣乃夫子之於曾子也孰與顏子語顏子以仁而但曰非禮勿視云云此固衆人所可從事也何獨於曾子而別爲一類以單傳直指耶一貫之呼門人咸聞之矣則教曾子者卽以教門人且以推夫子之言何一而非一貫之理又何嘗以萬殊分貫教衆人哉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則以見夫子平日之教咸與此同而無有別也又奚疑焉

達有兩義言達其意而意達於理也然此兩者又相爲因意不達於理則言必不足以達其意云而已矣則世固有

於達外爲辭者矣於達外爲辭者求之言而不恤其意立之意而不恤其理也其病大端有二一則於言求工或無意而乖於理一則於意求明則理不著而言亦鄙如云黃鳥于飛其鳴喈喈亦足寫景物之和矣如必云風暖鳥聲碎則有言而非必至之意也又如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斯用意遠而取理近也如必云太虛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則徒立一意而無其理矣理在淺而深言之以爲奇理在深而故淺言之以爲平理本質而文言之以爲麗理本文而故質言之以爲高其不求之達而徒爲之辭一也集註云不以富麗爲工則只偏墮一邊豈

不富而貧不麗而陋者之遂足以達哉韓退之唯不達於理苟異齊梁以刪洗刻削自雄一代遂詫爲得六經之遺旨不知止博愛之謂仁五字早已不達而爲梗塞至道之敗葉朽壤矣待富麗而後爲病哉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終